

流年

记得我爱你

下

汤 森
著

他为她眉梢一扬
她便为他心伤一场

他恨得入骨
她爱得绝望

从看见他的第一眼
她就知道
他会是她此生的劫
即便伤痕累累
也逃不掉
更躲不了

有些感情是指甲
无关痛痒
有些感情却是牙齿
无法弥补

记得我爱你

有些回忆，永远不会忘记；有些伤害，终将会被释怀
如果有个人，愿意再和你一起回到时光最初的原点，请一定珍惜

· 十七岁那年的仲夏，滕亦清喜欢上一个人，可是那个人，却并不喜欢她。所以——只能默默地喜欢着
· 多年后，一场火灾，原本已离去的人居然出现在他的视线里。他步履仓促，却不戴上安全步，只因在最亮的那瞬，他的心，已经追随着那颗心脏——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000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流年

记得我爱你

LIUNIAN
JIDEWOAINI

汤淼
著

【下】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流年记得我爱你: 全2册 / 汤淼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2013. 6

ISBN 978-7-5436-9498-9

I. ①流… II. ①汤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35338号

书 名 流年记得我爱你

作 者 汤 淼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刘耀辉 E-mail: liuyaohui0532@126.com

特约编辑 何 源

封面设计 刘 艳

版式设计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 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2

字 数 44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9498-9

定 价 49.80元 (全二册)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29

目 录 上

楔子	/ 001
Chapter 01	/ 005
Chapter 02	/ 012
Chapter 03	/ 024
Chapter 04	/ 033
Chapter 05	/ 042
Chapter 06	/ 048
Chapter 07	/ 055
Chapter 08	/ 064
Chapter 09	/ 072
Chapter 10	/ 083
Chapter 11	/ 091
Chapter 12	/ 099
Chapter 13	/ 113
Chapter 14	/ 120
Chapter 15	/ 131
Chapter 16	/ 145
Chapter 17	/ 162
Chapter 18	/ 173
Chapter 19	/ 182
Chapter 20	/ 189
Chapter 21	/ 199
Chapter 22	/ 215
Chapter 23	/ 225
Chapter 24	/ 240

目 录 下

Chapter 25	/ 253
Chapter 26	/ 261
Chapter 27	/ 277
Chapter 28	/ 288
Chapter 29	/ 303
Chapter 30	/ 311
Chapter 31	/ 321
Chapter 32	/ 324
Chapter 33	/ 329
Chapter 34	/ 336
Chapter 35	/ 346
Chapter 36	/ 353
Chapter 37	/ 364
Chapter 38	/ 375
Chapter 39	/ 392
Chapter 40	/ 401
Chapter 41	/ 414
Chapter 42	/ 424
Chapter 43	/ 436
Chapter 44	/ 458
Chapter 45	/ 471
尾声	/ 502

Chapter 25

医院。

左边抢救室里，是大量失血的颜竹悠，右边抢救室里，是双眼严重受伤的颜亦潇，两个抢救室里的医生和护士，均在尽全力实施着抢救。

抢救室外，气氛紧绷空气凝结，众人面色凝重，都忐忑不安地等待着。

高婉秋泪流不止，坐在长椅上一眨不眨地紧盯着两个抢救室，而颜弘文在短短几个小时里仿佛苍老了十岁，布满皱纹的老脸满是疲惫和焦虑，紧紧搂着妻子的肩，即使自己也是满心恐惧，却还要不停地安慰妻子。

秦墨非背靠在颜亦潇急救室门边的墙壁上，单臂环胸，另一只手紧紧抵住薄唇，脸色阴沉，狠狠咬着牙根焦灼地等待。

洛云倾面无表情地伫立在颜竹悠的急救室前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他心底的不安，越来越浓烈。

他不要颜竹悠出事，只要她还活着，那他就有的是机会偿还颜竹悠的恩情，可是如果颜竹悠今天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那他这辈子都将会欠着她，这样的心理负担，会折磨他一生。

而且，最重要的是，如果颜竹悠有事，那颜亦潇……该怎么办？

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杀人偿命，他该怎么保她周全？

所以，颜竹悠，你千万千万不能有事。

此刻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于他的煎熬。生与死，不过一线间，该来的，挡不住，该走的，也留不住。

左边急救室的门，突然打开，穿着手术服的医生一边走出来，一边取下脸上的口罩，脸色沉重，眼底浮现着一抹惋惜。

“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”

可怜天下父母心，高婉秋在急救室的门打开的那瞬，立刻飞扑过去，眼泪汪汪地

紧紧看着医生，颤声哽咽着急问。

看到医生一副沉重惋惜的表情，所有人的心顿时一紧，洛云倾的脸色瞬间苍白，心底的不祥越加浓烈，隐隐感觉到了什么。

医生皱着眉看了大家一眼，然后抿了抿唇，重重叹息一声，摇头轻轻道：“很抱歉！伤者失血过多，我们已经尽力了……”

我们已经尽力了……已经尽力了……

医院的长廊里像是有回音一般，医生的话在耳朵里不停地重复回荡，洛云倾的脑子里轰的一声炸开，无法接受。

死寂般的沉默，空气凝结，所有人都无法相信自己耳朵所听到的。

几秒之后。

“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你们已经尽力了？我女儿到底怎么样了？啊？你说啊……”高婉秋倏然一把抓住医生的衣襟，一面疯狂地摇晃着医生，一面歇斯底里地尖叫。

“太太，您冷静点，请节哀……”医生被高婉秋拽得踉跄，狠狠拧眉，看在她痛失爱女的分儿上，并未气恼，很有医德地耐心劝导。

“不……不可能……这不是真的……”高婉秋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，死命摇着头，眼泪疯狂地涌出来，睁大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医生，倏然一声悲怆的哭喊，“悠悠，我的女儿啊……”

撕心裂肺的哭喊还未落音便戛然而止，高婉秋终究是承受不住丧女之痛，整个人往后一倒，昏死过去。

“妈……”

“婉秋！”

颜伊宁和颜弘文慌忙从悲痛中回过神来，及时扶住高婉秋，颜伊宁惊慌失措地高喊：“医生，医生，救人啊……”

现场一片混乱，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高婉秋扶到长椅上，紧接着就有救护人员立刻跑来，训练有素地将晕过去的高婉秋往另外的急救室推去。

所有人都忙成一团，只有秦墨非和洛云倾像两尊雕像一般，自始至终都僵持着原来的姿势，秦墨非什么都不管，他只在乎颜亦潇，他只要颜亦潇没事就好，所以他必须得守在这里，她没出来之前，寸步不离！

而洛云倾在医生宣布了颜竹悠死讯的那刻起，整个人就完全蒙了，不敢相信，也不能相信。

失血过多……尽力了……请节哀……

每一个字，都像一颗威力十足的炸弹，将他炸得魂飞魄散。

怎么会……怎么会呢？她还那么年轻，那么美丽，那么温柔乖巧，她怎么会死呢？

不！她不能死！她死了……颜亦潇怎么办呢？

高婉秋晕倒，被推往急救室，一系列的打击让颜弘文早已方寸全无，正欲跟着去看妻子的状况，却就在这时，右边急救室的门打开了。

“岑医生，她怎么样？”秦墨非在门打开的那一瞬，立刻站直身迎上去，看着从急救室里快步走出来的医生，紧绷着声音焦急地问道。

为颜亦潇急救的医生是岑家老六岑子翊，快步走出来取下口罩，面色严肃地说：“伤者的眼睛被石灰粉严重烧伤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换眼角膜，否则就会失明！”

“什么……”闻言，颜弘文失声叫道，脑子顿时一阵晕眩，这一个接着一个的噩耗，就快要将他彻底击垮。

石灰粉……洛云倾心脏狠狠抽搐，脑子里立刻浮现出颜亦潇紧闭着双眼满脸石灰粉的痛苦模样。

“换眼角膜是吗？那就换啊！”秦墨非在短暂的惊怔之后，慌忙回过神来，对岑子翊急急说道。

“可是……”岑子翊微微拧眉，眼底泛起一丝为难，欲言又止。

“立刻换！钱不是问题！”秦墨非立刻接口道。

闻言，岑子翊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没好气地瞥了眼秦墨非，略显无奈地说：“我知道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现在去哪儿找合适的眼角膜！”

这的确是个难题，秦墨非狠狠磨了磨牙，眉头皱得死紧，烦躁地转动眸光，然后他看到了左边的急救室。

“有！”秦墨非倏然大叫一声，抬手指着左边急救室对岑子翊说：“她姐姐刚刚去世，用她姐姐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”

一道冷厉的大喝，响彻整个长廊，洛云倾脸色阴冷，面无表情地坚决反对道。

“为什么不行？有现成的为什么不用？难道你要她变成瞎子吗？”秦墨非顿时暴怒，狠狠瞪着洛云倾，忍无可忍地咆哮道。

“眼角膜可以以后再找，悠悠的谁都不许动！”洛云倾面罩寒霜，态度很坚决。

“以后再找？你他妈有病啊？颜竹悠都已经……为什么不能用？”秦墨非气得爆粗口，狠狠攥着双手恨不得一拳朝着洛云倾的脸上挥过去。

“悠悠已经走了，我不能让她走得不完整！”洛云倾冷冷回道，冷厉的目光中夹杂着一丝痛苦，他欠颜竹悠的太多了，不能再让她“残缺”地离开这个世界。

“去你妈的精神病！”秦墨非怒不可遏地骂道，索性懒得理他，直接转身拉住失

魂落魄的颜弘文，说：“伯父，您说句话，只要您同意，潇潇的眼睛就有救了……”

“我说不许……”洛云倾上前来阻止秦墨非。

秦墨非反身就一拳挥出去。

“不许你妈！”

随着一声暴喝，秦墨非的拳头狠狠朝着洛云倾的脸上揍去，狠厉的拳风扑面而来，然而却没有预期中的惨叫或是狼狈的摔倒，只见洛云倾面不改色地将头微微一撇，轻轻松松就避开了秦墨非的拳头，顺势抬手一抓，抓住秦墨非的手腕顺力一扯，便将秦墨非扯得微微踉跄。

洛云倾身手不凡，秦墨非也不是省油的灯，见洛云倾第一下避开了，稳住身子后立刻另一只手又狠狠挥出，这一下，嘭的一声，结结实实地打在了洛云倾的下颌上，洛云倾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淡淡的血腥味，立刻充斥在口中，洛云倾脸色骤然变得铁青，几乎是反射性地，猛地抬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狠狠反击。

嘭！秦墨非避之不及，左脸颊结结实实挨了一拳。

秦墨非狠狠拧眉，唇角微微抽搐，抬手用力拭掉从唇角溢出来的血丝，眸底泛起一抹嗜血的寒光，抬眸看向洛云倾。

洛云倾脸如玄铁，目光狠厉，高大的身躯迸射着一股阴戾之气，危险地半眯着双眼，极冷极冷地射在秦墨非的脸上。

两人各挨一下，均不服气，秦墨非年轻气盛，本就对洛云倾积怨颇深，这会儿便更是压抑不住心头之火，一站稳身子就再次敏捷凶狠地出手。

“住手！”

紧绷压抑的气氛中，倏然响起一声极有威严的娇喝，在秦墨非再次出手的那瞬，一个妖媚的身影快速地闪出来，挡在两人之间。

秦墨非已经逼近，眼看拳头就要打在洛云倾的身上，却见洛丽塔突然冒出来，吓得慌忙收手。

“你让开！这里没你什么事儿！”秦墨非略显狼狈地收住手，脸色难看地瞪着洛丽塔没好气地大喝道。

“秦墨非，你问候了我妈三次，今天我就算了，我当没听到！”洛丽塔张开双臂，有些无奈地瞥着秦墨非，一手抵着洛云倾的胸膛，一手抵着秦墨非的肩，不让他们靠近彼此，接着轻叹一声，看着秦墨非提醒道：“你冷静点，现在可不是打架的时候！”

闻言，秦墨非一怔，立刻转身一个箭步朝着颜弘文跨过去，拉住颜弘文的手臂近乎哀求地劝说道：“伯父，求您答应好吗？潇潇也是您的女儿啊，您已经失去一个女

儿，难道您忍心再让潇潇变成瞎子吗？伯父，求您了！伯父，您就答应好吗？”秦墨非从未如此低声下气地哀求过谁，此时此刻，他真有种跪下来乞求的冲动，只要能让颜亦潇没事，他愿意做任何事。

颜弘文脸色苍白，眼神呆滞，根本无法从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中回过神来，好半晌才明白秦墨非的话，眼底泛起一丝难以抉择的痛苦。

“伯父，逝者已矣，您要为活着的人考虑啊，潇潇还那么年轻，如果她瞎了，以后可怎么办？伯父，求您了……”秦墨非一声一声地苦苦哀求。

盛果和喻欢歌也立刻走上来围着颜弘文，性格清冷的喻欢歌红着眼眶，盛果则早已泪流满面，哭着拉住颜弘文的另一只手臂，抽泣着，“颜伯伯，求您了……”

颜弘文怔怔地看着与自己女儿年纪相当的喻欢歌和盛果，想到年纪轻轻就香消玉殒的二女儿，心里的悲痛，无法言喻，一双老眼忍不住泛红。

“颜伯伯，我们都知道，在您心里最疼爱的一直是潇潇，求求您救救她……”喻欢歌极力隐忍着泪水，却忍不住声音的颤抖，狠狠哽咽道。

颜弘文目光空洞，神色木然，好久好久之后，无力地点了下头。

“谢谢伯父！谢谢伯父！”秦墨非顿时激动得双眼湿润，一个劲地弯腰致谢，紧接着转身对岑子翊急急叫道：“岑医生，立刻手术！”

岑子翊等的就是这句话，见到颜弘文点头，马上便有条不紊地安排起来，一时间，医生护士立刻忙碌起来。

在颜弘文点头的那瞬，洛云倾反射性地想要上前阻止，可是他刚一抬步，一只小手就紧紧抓住他的手臂。

“云倾！”洛丽塔妖媚迷人的脸庞上是难得的严肃，沉声唤道。

受到阻力，洛云倾下意识地回头，目光茫然地看着双胞胎姐姐，抿唇不语。

“问问你的心，你真的想阻止吗？”洛丽塔微微蹙眉，深深看着洛云倾的双眼说到。

问问你的心……你真的想阻止吗……

他真的想阻止吗？他真的想让那可怜的小东西变成瞎子吗？他真的……

他不想！

他当然不想！

可是……如果把颜竹悠的眼角膜给了颜亦潇，那他欠颜竹悠的，岂不是越来越多，永远都还不了了？

眼睁睁地看着急救室的门紧紧关上，洛云倾像座雕像般默默地伫立着，本是沉重的心，竟松了口气。

对不起，悠悠，不是我不阻止，是我阻止不了。

唇角泛起一抹苦笑，忍不住在心里狠狠嘲笑自己，洛云倾，你还可以再自欺欺人一点。

眼前是无边无际的黑暗，灵魂像是被卷进一个又一个的旋涡里，在起起伏伏中痛苦煎熬，永远得不到救赎。

颜亦潇浑浑噩噩地昏睡着，神志一直未曾真正清醒过，当她终于有了意识的时候，已经是第四天下午了。

像是在地狱里走了一遭，浑身难受得没有一处是舒坦的，颜亦潇艰难地动了动干涩的唇瓣，极缓极缓地，她想睁开眼。

可是眼皮好重，像是被胶水粘住了一般，她根本睁不开，试着轻轻用力，可是一用力就疼，她不由自主地抽了口气，不敢再妄动。

“潇潇？你醒了吗？”

一道饱含着担忧与心疼的苍老嗓音，突然飘进耳朵里，颜亦潇微微一怔，接着艰难地张嘴，由于昏睡太久，她的声音变得嘶哑粗嘎。

“老……爸……”

“醒来了醒来了！终于醒来了……”颜弘文听到颜亦潇开了口，激动得紧紧抓住女儿的手，压在心头的大石终于落下，紧接着又想到好好的两个女儿一死一伤，顿时悲从中来，老泪纵横地狠狠哽咽。

“伯父，潇潇醒来了，您应该高兴才是！”秦墨非几天来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颜亦潇的身边，这会儿见颜弘文伤心落泪，担心会影响颜亦潇的情绪，慌忙隐晦地劝道。

“嗯……嗯嗯，高兴……”颜弘文极力隐忍着心里的悲痛，强颜欢笑着扯了扯嘴角，声音微微变调，应和道。

高兴……怎么高兴得起来，好好的一个家，一夕之间就变得家破人亡，颜竹悠的后事刚刚办完，高婉秋又因悲伤过度而病倒，正由颜伊宁在家照看着。

颜亦潇脑子里昏昏沉沉的，一时间什么也想不起，睡了太久导致全身都酸痛不已，她试图睁开眼看看眼前，可是眼睛怪怪的，像是被什么蒙住了一般，本能地，她抬手去摸自己的双眼，手指刚刚触及纱布，手腕就被一只大手轻轻抓住，同时秦墨非略显沙哑的声音担忧地响起。

“小心！现在还不能动！”

不能动？刚刚苏醒的颜亦潇大脑还不太灵活，微微怔忡了下，哑声喃喃，“我的眼睛……怎么了……”

“没事了，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你好好休息，很快就能像以前一样了！”秦墨非微微俯身，饱含柔情的双眼深深看着颜亦潇，大手爱怜地轻轻抚摸她憔悴消瘦的小脸。

脑子里有什么开始闪烁，好多模糊的画面一闪而逝，颜亦潇隐约觉得自己有很重要的事没想起来，她举起手在空中乱摸，秦墨非见状，赶紧伸手将她的小手握在手心里，她反射性地收紧手指紧紧抓住他的手，略显焦急地问：“秦……秦墨非，我……我怎么了？”她的声音微微颤抖，透着一丝迷惘和不安。

“没事，你只是眼睛不小心受了点伤，现在已经做了手术，过几天就会好了，乖，别怕，已经没事了！”秦墨非避重就轻地柔声说着。

“受伤……”颜亦潇轻轻嚅动唇瓣，几不可闻地细细念叨，脑子里的画面越来越多。

突然，一个画面蓦然清晰起来。

颜竹悠扑过来打她，她慌忙躲开导致颜竹悠跌倒，她下意识地去扶颜竹悠，可是颜竹悠却抓起一把白色粉末向她的脸上撒来。

“啊……”

颜亦潇蓦然尖叫，死死抓住秦墨非的手想要坐起来，她喘息着，惊恐着，因为脑子里的回忆越来越多，她想起她刺伤了颜竹悠。

“我二姐呢？我二姐怎么样了？”

她焦急地问道，满心的恐惧，颜竹悠痛苦的声音似乎还在耳朵里回荡，手心里似乎还有颜竹悠血液的温度，不祥的预感始终在心头萦绕不去。

沉默！死寂般的沉默！秦墨非抿着唇不知该如何回答，而颜弘文则伤心难过得根本说不出话。

而他们越是沉默，颜亦潇的心里就越是恐慌，双手不自觉地狠狠攥紧，她看不见，本能地侧着耳朵仔细听他们的动静，等了好久都不见他们说话，她蓦然爆发。

“说话啊！我二姐怎么样了？”她勃然大吼，狠狠抓着秦墨非的手，尖利的指甲陷进秦墨非的手背，情绪激动地大叫：“秦墨非你说话啊！”

那样的噩耗，秦墨非哪里敢说，狠狠拧着眉看着凄楚可怜的颜亦潇，着急又为难。

“老爸，老爸你在吗？”颜亦潇见秦墨非不肯说，立刻左右转着头，伸右手胡乱地摸索，焦急地喊着。

“我在……”颜弘文难过得微微哽咽，布满皱纹的手控制不住地轻轻颤抖，伸出去拉住颜亦潇胡乱摸索的小手。

摸到父亲的手，颜亦潇立刻收紧手指紧紧抓住，情绪激动地焦急问道：“二姐怎么样了？二姐没事对不对？”

她好担心，她好害怕，虽然她看不见颜竹悠到底伤得有多重，可是她心里的不安和恐惧一直紧紧缠绕着她的神经，她真的好怕。

看到颜亦潇如此激动，秦墨非担忧又心疼，赶紧轻轻摁住她的肩，将她摁回病床上，极尽温柔地劝道：“潇潇，你冷静点，医生交代你不能太激动……”

颜亦潇却一把挥开秦墨非的手，紧紧抓住颜弘文失声大喊：“爸，你说话啊，二姐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”

她怎么冷静？现在是她伤了人，而且那个人还是她的亲姐姐，她无法冷静。

“悠悠她……”颜弘文刚刚开口就已经难过得说不下去，鼻音甚重。

听出父亲的声音饱含哭意，颜亦潇心里顿时狠狠一紧，极致的恐慌将整个心房占据，她的声音都变调了，颤声追问：“她怎么了？”

又是一阵沉默，透着一丝绝望气息的沉默。

“说啊！”颜亦潇死死攥紧双手，脸色一片惨白。

颜弘文老泪纵横，难过得不能自制，不敢让女儿听见自己的哭声，便慌忙撇开头，说不出话，见此情形，秦墨非只能硬着头皮低低开口，“她失血过多……救不了……”

空气，在瞬间凝结，从秦墨非嘴里说出来的话像魔咒般紧紧缠绕着她的神经，咽喉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扼住，呼吸，极度困难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她不可置信地问道。

救不了是什么意思？是说颜竹悠已经……

不可能！这绝对不可能！

好好一个人，活生生的一条生命，怎么可能说没有就没有了，她不相信，死也不要相信！

秦墨非狠狠抿了抿唇，话已至此，只能照实说：“昨天已经火化……”

“不！”颜亦潇嘶声厉吼，整个人剧烈颤抖起来。

她杀人了……她杀了自己的亲姐姐……不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……

颜亦潇双手死死攥紧，狠狠捂住自己的头，一股撕裂般的痛楚袭击她的头部神经，整个脑袋像要炸开了一般剧痛。

看她如此痛苦，秦墨非顿时急红了眼，心疼至极地柔声哄劝，“颜亦潇，坚强一点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……”

秦墨非的劝慰还没说完，颜亦潇就倏然软了下去，顿时吓得他手忙脚乱地去摁急救铃。

很快，医生和护士匆匆跑进病房里来，秦墨非搀扶着几天之内的白了头的颜弘文，当他看着医生对昏迷过去的颜亦潇进行急救，他真恨不能把她所有的苦与痛都转移到自己身上，他愿意为她承受一切悲痛与苦难。

病房外，一双交织着痛与恨的阴鸷双眼冷冷盯着病房内的一切。

Chapter 26

夜，深了，世界，寂静了。

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，浑身笼罩着一股阴冷的气息，静静伫立在一间病房门前，男人英俊儒雅的脸上，看不出丝毫情绪。

吱呀，极轻极轻地推开门，男人走进病房，复杂难辨的阴鸷双眸紧紧锁住病床上那抹羸弱的小身影，缓缓靠近。

终于，男人在病床边站定，温热的大掌情不自禁地探向她消瘦的小脸，极尽疼惜地轻轻抚摸，修长的手指，沿着她干涩的唇瓣慢慢游走，无尽眷恋地勾勒着她的唇形，心，狠狠揪紧。

谁来告诉他，现在他该拿她怎么办？

这些天里，他的脑海里不停地飘荡着颜竹悠抓着他痛苦嘶吼的话。

“帮我报仇……不要放过她……”

不要放过她……

一声气若游丝的痛苦呻吟，将陷入复杂情绪中的男人唤回神来，这时他才猛然惊觉，摩挲着她唇瓣的手指在不知不觉间太过用力，弄痛了她。

下意识地撤回手，却发现她并未真正清醒，她似乎睡得也并不安稳，唇瓣若有似无地蠕动，似在痛苦呢喃着什么。

他的心很矛盾，他不是万能的铁人，他也是有情绪有弱点的平凡人，他终于体会到什么叫束手无策一筹莫展。

对颜竹悠，这辈子是亏欠定了，而对眼前这奄奄一息的小女人，他却拿不定是该爱，还是该恨。

深沉的眸光，一瞬不瞬地凝视着她喃喃蠕动的唇瓣，她的唇，苍白干涩，起了一层死皮，已无往日的水润娇嫩，却照样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

缓缓俯身，一点一点地靠近她的唇，情不自禁地轻吻上去。

温热湿润的舌尖，极尽怜惜地轻舔她严重缺乏水分的唇瓣，轻舔慢吮，直至她的唇不再干涩。

颜亦潇……颜亦潇……颜亦潇……

心底不停呼唤着她的名字，却始终，不能喊出口。

双眼受创，加上过度刺激，颜亦潇这一昏迷，又是好几天。

昏昏沉沉间，她隐隐能感觉到，在万物俱静的时候，有人来过她的病床边，看了她很久，很久。

像是沉睡了一个世纪那么久，她终于悠悠醒来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一道轻浅的呼吸声，习惯性地想睁眼，双眼却立刻传来紧绷的微疼感，于是猛然想起，自己的眼睛受了伤。

眼睛看不见，她只能用耳朵来辨别四周的一切，她试着轻轻抬手，却发现自己的小手被包裹在一只温暖的大掌里。

“嗯？你醒了？”

一声疲惫的轻吟响起，紧接着她的小手被攥紧，低醇暗哑的声音由疲惫立刻转变成激动。

从出事以来，秦墨非一直守在医院，都没怎么好好休息，实在熬不住了就在她的病床边打个盹，这才刚眯了一会儿，就感觉到手心里的小手在动，立刻就惊醒了。

你醒了……

颜亦潇微微怔忡，每当她迷迷糊糊地醒来，她总是第一时间听到秦墨非饱含着担忧的声音，他似乎……一直在她身边……

“嗯……”她张了张嘴，很艰难地发出声音，轻轻地动了动身子，试图坐起来。

“慢一点，我来！”秦墨非看出她的意图，立刻倾身轻轻扶着她的肩，把枕头垫在她的后背，然后把床摇高一点，让她舒服地半躺着。

“感觉怎么样？眼睛还疼不疼？”秦墨非轻轻坐在她的床边，极尽温柔地问道。

颜亦潇睡了这么多天，大脑有微微的呆滞，反应变得迟缓，听到秦墨非关心的询问，下意识地缓缓抬手去摸自己的双眼，然而摸到的却不是纱布。

“我的眼睛……”她轻轻喘息，有些茫然无措地哑声轻喃。

“下午刚刚拆了纱布，换成了眼罩，医生说让你的眼睛再适应两天，然后就可以连眼罩都不用戴了。”秦墨非轻轻解释道。

闻言，颜亦潇很明显松了口气，这些天，她每次醒过来都是面对无边无际的黑暗，让她本就绝望的心，更是看不见一丝光明。

倏然沉默下来，她微微垂着小脸，小小的身子弥漫着一股显而易见的悲伤，在这

昏昏沉沉的几天里，她已不得不接受颜竹悠已经不在了这个事实。

她杀了人，虽然她不是故意的，虽然她只是自卫，可是……颜竹悠的确是死在她的刀下……

死……多么可怕的一个字，那将承载多少的悲哀与罪恶，她此刻就像是坠落在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里，她不知道，接下来等待她的，将会是怎样可怕的后果。

秦墨非见她不说话，知道她心里肯定在胡思乱想，于是赶紧转移话题，柔声问：“你饿了吧？我去……”

“我妈……来过吗……”

秦墨非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听见她声如蚊呐地问道，消瘦的小脸是一片落寞与悲伤。

“来过！上午还来了，不过看你一直迷迷糊糊的，她身体也不太好，我就让她回家休息了！”秦墨非立刻回道，迅速得像是早就准备好的答案。

颜亦潇动了动唇瓣，没有说话，好半晌，她才又轻轻开口：“我爸呢……”

“他要照顾你妈妈，明天会来的，今晚我陪你，你别担心。”

他的语气不急不缓，自然又合理，颜亦潇默默地听着，默默地流下眼泪。

“他们……是不是不要我了……”晶莹剔透的泪水，缓缓从眼罩下流淌下来，她的声音嘶哑破碎，极尽悲伤地哽咽。

“胡说！”秦墨非激动地轻喝一声，拇指极尽小心地抹掉她的泪水，急切地劝说道：“你别胡思乱想，不是那样的！”

颜亦潇的心，很痛，像是有把刀在狠狠地捅，鲜血淋漓血肉模糊，眼泪控制不住地疯狂流淌，她伤心欲绝地哭泣：“秦墨非，我能感觉到……他们……不爱我了……”

她杀了他们的女儿，他们是不是连她这个小女儿也不要了？

他们一定恨死她了，一定不会原谅她了，都是她，害得好好的一个家，家破人亡。

看见她哭，秦墨非心痛如绞。他心急如焚，却只能笨拙地声声轻哄：“你别哭，颜亦潇我求你了，你的眼睛现在还不能哭，快别哭了！”

“他们不要我了……我杀了我姐姐，我是杀人凶手……”颜亦潇压抑着哭声，小小的身子控制不住地一直颤抖。

她很绝望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连父母家人都不要她了，那她该怎么办？

“你不是！颜亦潇你不是杀人凶手，你只是自卫！”秦墨非沉声喝道。

绑架当天发生的事，外界是无人知晓的，只要颜父颜母不加追究，对外宣称颜竹悠是意外身亡，那颜亦潇就不用负法律责任，他这几天跟颜父说了很多，颜父也不想

再失去小女儿，挣扎了好几天之后才接受了他的建议，所以他绝对不能让她说出这种引火烧身的话来。

“我的……我的手上有她的血……是我杀了她……”颜亦潇断断续续地抽泣着，“可是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……是她往我眼睛里撒了东西，我看不见，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撞上来的……我真的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“我知道我知道！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！”他用力点头，拇指温柔地拭掉她不断滚落的眼泪，他捧紧她的脸严肃地说：“颜亦潇你记住，颜竹悠的死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以后不许再说什么凶手之类的话，记住了吗？”

不说，就真的不是了吗？

可是怎么办？骗得了别人，她骗不了自己啊！

恐惧，伤心，绝望，各种情绪交织在心底，颜亦潇狠狠哽咽：“秦墨非……”

在她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，身边只有秦墨非。

“我在！”

“秦墨非！”颜亦潇倏然哭喊一声，蓦地直起身扑进他的怀里，双手紧紧抱着他的腰，凄楚无助地伤心哭泣。

她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，现在的她可怜又可悲，不过就是爱上一个男人，却搞得众叛亲离，处处绝境。

秦墨非微微一怔，双手僵了僵，缓缓地收拢双臂将她轻轻搂在怀里。

“别哭，我在，我一直都在……”他将唇轻轻贴在她的额头上，温柔宠溺地喃喃哄着。

冰冷的病房里，缓缓流淌着一丝温暖的气息，病床上紧紧相拥的两个人，并未发现病房外，有一双阴鸷冷厉的眼睛，正狠狠盯着他们。

她的情绪，慢慢地平稳下来，眼泪也在不知不觉中停止，她安静地靠在他的怀里，似是睡着了一般。

秦墨非小心翼翼地将她放回病床上，温柔地为她盖好被子，双目深幽地凝视着她安静的容颜，情不自禁地在她额头上烙下一个宠溺的轻吻。

突然，秦墨非口袋里的手机毫无预警地振动起来，他微微拧了下眉，然后一边离开病床走向窗边，一边掏出电话接起来。

“喂！”尽可能地把声音压至最低，秦墨非微微不耐地吐出一个字。

“你还在医院？”洛丽塔的声音虽是疑问句，却早就断定他一定还守在医院里。

“有事儿说事儿！”秦墨非没心情寒暄，直截了当地冷冷道。

“外公让你立刻回来！”

“我现在走不开，明天再说！”秦墨非转眸看了眼病床上那抹瘦弱无依的小身